

# 观鱼之乐

家有萌宠

魏鸣放

上海宝山区美兰湖，邻近江苏太仓浏河古镇。

才搬来新居三月，没有想到，这里河流如此之密之多，绿化如此之碧之阔。原在中心城区，除了麻雀，基本上什么鸟都没有。这里，除了没有麻雀，什么鸟都有。真是奇了。

现在阳台上，一只玻璃小水缸。里面，鳊鲫鱼，细如小蛾；小虾米，腹足如桨，划动如雾；大小螺蛳，黑的，绿的，隔着透明，一动不动，与你，对视千万年。

南窗外，北窗外，大片绿树葱茏，绿云翻滚。人在六楼，四围树声如涛，如坐大船海上之行。

带上小网。河边，坐着钓鱼的人。苍茫天底下，仅有一人，专捞小鱼小虾，是我。然后，喝茶，呆想，看天。钓者的兴趣，在水中，在实物。我的兴趣，在天上，在一片白云。

一直坐到河流黑了，对岸大楼也黑了，他们没了，我还在。

家里，一个玻璃大水缸。里面，一大众鱼儿，依然全圆地转动。其中，有我的鳊鲫鱼，三五条，半寸身长。细直，

如越王剑，微翘，似东洋刀。灯暗时，只在大红鲤鱼之间，幽幽游行，偶一转身，闪一道白光，半明半白，几分微黄。缸内灯亮，增氧放气，一转眼，水泡升空，洪波涌动，但见鲤鱼，红云朵朵，满目紫霞。其中，一条条鳊鲫鱼，往来倏忽，雾聚星散，几如烟火礼花。一转身，银白，又一转身，炫白，让你睁不开眼。

一种宇宙的白，一种童年的白。

鳊鲫鱼，又叫鳊鱼。小型鱼类，体长仅15-20厘米，侧扁，背部淡青灰色，体侧及腹部银灰色，大多在流水或缓流水水体的中上层，游动迅速，善跳跃。

每年的江南古镇和乡野，大河小河里，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鳊鲫鱼。过去，一个人在天南地北旅行。每在河边，每见而兴奋。无奈网短，手慢，从没收获。后来，专门买了抛甩的渔网，对准水中

灿烂成群的鱼儿抛下去，每一回，无他，只将干网换成了湿网。

终于有一天，去年在附近公园的湖边，有人往水面上抛撒面包屑，引来一大群鳊鲫鱼。我也跟着学样，果然，围上了一群小鳊鲫鱼，想必是它们中的“青少年”。一网下去，终有收获。

还想复制那天的故事。以后好几天，只见公园的水面上，大的小的鳊鲫鱼，一律游得远远的。扔下的面包碎屑，照样吃，只是与你保持足够的距离，从此无从下手。

谁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？

最近阳台上，添了一架望远镜：“仰望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。”但人在窗边，最后目光，还是回到大小鱼缸之间。

今年，美兰湖的河里，还会不会有鳊鲫鱼出现？



荷韵

沈洪摄

费平

“增”诗祝福老娘舅/李桃  
满园笑不够九鼎一  
雄榜星首/松鹤延年艺长久。”  
2006年电台举办滑稽演员李九松老师写信获赠书的活动，我写给李老师一首“藏头诗”。作为唯一的幸运者，我收到了他的签名赠书。

我钟情于“藏头诗”源于《红楼梦》。尝试学写后便沉醉其中。“藏头诗”较一般诗歌有一定难度和独特技巧，既要明确主题，又要根据诗的整体内容来押韵，有时为了琢磨一首诗要“捻断三根须”。因为并非每个字都能“藏”，如虚词之类。还有，一个字竖向组了词，横向就不可相同。如“十周年”是竖向，横向与“十”组词就不能再用“周”或“年”了，一般可用“秩（秩为十年之意）”。

几十年来，我已写了近百首不同题材的“藏头诗”。同事结婚，我送上小小礼物——影集扉页填上一首，新人的姓名藏在诗中，与我的祝愿融为一体；亲戚长辈过寿，匾额上书诗一首，颂（松）言贺（鹤）语藏于其间；逢年过节，微信上附一首，与远方的朋友传情达意。邻居的小伙子们知我有此嗜好，竟向我索诗代情书，向心上人“献媚”！

## 单车“骑”遇记

薛鲁光

退休后喜欢上了骑游，加入周边一日游微信群，看到群里隔三差五的环游信息，心生羡慕，便报名奉贤海湾森林公园一日游。

约了早上7时半在西渡渡口集合。我家距离公园60公里，来回120公里，长这么大，一天里还真没骑那么远过。但一想，人家能骑我为啥不能？其他六位队员，一色橘黄色骑行服，一色捷安特跑车，还有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。一上路，我就感觉到了压力。我骑的是山地车，年老珠黄，而且车兜里还装着雨披、茶水、外罩，多了5斤，使再大的劲也追不上跑车。

开始，有一人断后，慢慢地就拉开了距离，我只能依据服装来判断队友。唉，问题就出在服装上。吃了个红灯，前面已看不见队友了，拐弯处看到有橘黄色服装，以为队友，于是跟着拐弯，骑近傻眼了——跟丢了。我连忙停车给老潘打电话，他说，大部队快到目的地了。怎么办，总不至于打退堂鼓吧？奇遇一骑摩托的小伙，他听说我要去森林公园，说30公里他骑摩托也得半个小时。看我坚决，于是就给我指了路。

终于骑到目的地，一看表12:30,60公里我整整用了5小时。此刻我打电话给老潘，没承想，这帮车友已在15公里外的一家饭店用餐了，说发了截图给我。我费了洪荒之力总算到达目的地，哪有心情看截图？！于是随便找了家店叫了一碗馄饨，喝得连汤渣都不剩。

餐厅服务员听了我的讲述，给我出了个主意，打110，让警察把我连人带车驮回去。我一想不妥，骑游就是锻炼毅力，当初部队野营拉练，一天武装步行也要80里！再说，路我也熟了，慢慢骑，半天我还骑不回吗？倒霉的是手机快没电了，我赶紧看了下导航图，准备原路返回。

吃饱喝足，体力恢复，我在公园门口照了张相，开始回程。骑到塘头的施能站，实在骑不动了。于是将“老坦克”锁在栏杆上，自己公交倒地地铁回家了。回到家里一看表，19:30。老婆说，20点你再不回家就要报警了！

翌日，儿子到了那，通过视频我指挥，他找车，捣鼓了好一阵，终于找到了我“哥们”。靠着儿子的帮助，我有惊无险完成了骑游任务。这件事告诉我：办事要量力而行，否则会事与愿违。

殷卫钢

我今生今世的“玩伴”其实就是蟋蟀。

小辰光

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六七岁时，第一次和同学去逛蟋蟀市场。只见一个虫贩在用丝草逗引一只长着一副黄板大牙的“五爪”蟋蟀（有条小腿缺少爪钩），看得我心里痒痒，立马掏出仅有的5分钱买下它。而我同学则花2分钱也买了一只蟋蟀。到家我们就迫不及待“开斗”，谁料仅一个回合，我的“黄板牙”就缴械投降了，把我气得要命。

有一年，家住南市的一位远房兄长专程骑车到地处闸北的我家，送来他在市郊抓的十几只生鲜威猛的蟋蟀，我放学到家看见后，高兴至极。

我曾想拥有一只蟋蟀网，但不知何处有售，我的小妹就抽空用白纱线帮我钩了一只。尽管它缺乏弹性、不如那种尼龙丝网好使，但却体现出浓浓的兄妹情意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
工作后

由于志趣相投，我结交了几位同事“虫友”。每到秋季，他们就鼓动我一起去山东“收虫”。本世纪初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跟随他们乘火车北上，成为“收虫大军”中的一员。之后一发不可收拾。

我玩蟋蟀从不涉赌。假如用蟋蟀赌博，既违法也失去了玩虫的真正乐趣。所以即便是到了蟋蟀产地，我也只买5元左右一只的。但由于都是“一手货”，挑选余地大，加上“眼力”逐渐提高，所以偶尔也会遇到“将军”。

2018年，我花2元钱就幸运地收到一条“天独”。那天，在一位山东大娘推送到我面前的几十个蟋蟀罐中，我一眼就相中了它：头突项宽，斗丝近白（很少见到），淡黄大牙，色络黑亮，包扎紧凑，尾锋细长，仅有的一条大腿特别粗壮，而虫身另一侧并无断腿伤痕——是“天独”无疑，美中不足是“白肋”较深。我买好其他几只蟋蟀后说：“大姐，这条只有一条腿的虫2块钱卖给我吧？”她稍犹豫后同意了。那一年，“天独”在我家前后斗过16场，且大多取胜。

在“虫季”，每逢星期五下班后，我都会骑车到周家嘴路上某花鸟市场的一家店面，一人静静坐着，把几大筐共计数百只蟋蟀看上一遍，再买一些。这样，一周的疲劳感顿时消失。

退休后

人不可貌相，蟋蟀却能够——一只蟋蟀的外观，基本就决定了它的优劣等级。我曾有一只小蟋蟀，其貌不扬，但却连赢好几只，甚至有比它块头还大的。遂留意观察，终于发现，它衣翅包扎紧密且服帖，体型协调，这些优点无疑就是今后挑选蟋蟀的重要指标。

常言道，术业有专攻。把玩蟋蟀奥妙无穷。然而，平时在各个蟋蟀市场看到的买者，基本上都是像我这样的年龄，鲜有年轻人。10年、20年后，等我们这拨人玩不动蟋蟀了，这个中华民间传统娱乐项目会不会逐步消亡？我等爱好者多年积攒下来大量的蟋蟀盆、水盂、饭板、蛉房等恐怕也将被当作垃圾处理掉。若真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啊！

光阴拾趣

今生今世的「玩伴」